



影响力艺术丛书

The Sunflowers are Mine

The Story of Van Gogh's
Masterpiece

我心如葵 梵·高的画语人生

[英] 马丁·贝利 / 著 韩子仲 / 译

这不是一本人物传记，也不是一部长篇小说，
这是由七幅《向日葵》编织的一个梦、一段人生。

梵·高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延续他生命的《向日葵》又将何去何从？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4835:6

514

影响力艺术丛书

我心如葵

梵·高的画语人生

THE SUNFLOWERS ARE MINE

[英] 马丁·贝利 著 / 韩子仲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心如葵：梵·高的画语人生 / (英) 贝利著；

韩子仲译. --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6 (2016.11重印)

(影响力艺术丛书)

书名原文：the sunflowers are mine

ISBN 978-7-5322-9847-1

I. ①我… II. ①贝… ②韩… III. ①梵高，

V. (1853 ~ 1890) - 生平事迹②梵高，V. (1853 ~ 1890) - 油画

- 绘画评论 IV. ①K835.635.72②J213.05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2632号

The Sun Flowers Are Mine: The Story of Van Gogh' s Masterpiece

Copyright © Frances Lincoln Limited 2013

Text copyright © Martin Bailey 2013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as listed on page 231

First Frances Lincoln edition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graphic,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or a licence permitting restricted copying.

Chinese edition © Shanghai People' 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6

Copyright manager: Mimo Xu

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经Frances Lincoln出版公司授权，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5-519

我心如葵：梵·高的画语人生（影响力艺术丛书）

著 者：[英] 马丁·贝利

译 者：韩子仲

责任编辑：徐 捷

版权经理：徐 捷

封面设计：黄 琛

版式设计：张俊珺、陈 洁、周 涑、宋 浩、罗小函、刘 旻

技术编辑：朱跃良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址：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网址：www.shrmms.com)

印 刷：广东省博罗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35 × 960 1/16

印 张：14.5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22-9847-1

定 价：78.00 元

目录

前言	7
读者提示	15
导言：“只用大朵的向日葵”	17
上部 梵·高的一生	23
第一章 蒙马特	25
第二章 黄房子	41
第三章 阿尔勒的向日葵	51
第四章 遇见高更	67
第五章 画向日葵的画家	75
第六章 梦断阿尔勒	83
第七章 三联画	97
第八章 最后的画作	111

下部 后续的故事	117
第九章 寄往塔希提的种子	119
第十章 最初的买家	133
第十一章 慕尼黑	145
第十二章 伦敦	157
第十三章 东京	167
第十四章 洛桑、芦屋市、费城和阿姆斯特丹	179
第十五章 它们属于我们	193
 附录 1: 7 幅向日葵油画	 202
附录 2: 年表	206
附录 3: 原版书尾注	209
附录 4: 原版书图片索引	230
原版书鸣谢	231

我心如葵

梵·高的画语人生

THE SUNFLOWERS ARE MINE

4835:6

514

影响力艺术丛书

我心如葵

梵·高的画语人生

THE SUNFLOWERS ARE MINE

[英] 马丁·贝利 著 / 韩子仲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目录

前言	7
读者提示	15
导言：“只用大朵的向日葵”	17
上部 梵·高的一生	23
第一章 蒙马特	25
第二章 黄房子	41
第三章 阿尔勒的向日葵	51
第四章 遇见高更	67
第五章 画向日葵的画家	75
第六章 梦断阿尔勒	83
第七章 三联画	97
第八章 最后的画作	111

下部 后续的故事 117

第九章 寄往塔希提的种子 119

第十章 最初的买家 133

第十一章 慕尼黑 145

第十二章 伦敦 157

第十三章 东京 167

第十四章 洛桑、芦屋市、费城和阿姆斯特丹 179

第十五章 它们属于我们 193

附录 1: 7 幅向日葵油画 202

附录 2: 年表 206

附录 3: 原版书尾注 209

附录 4: 原版书图片索引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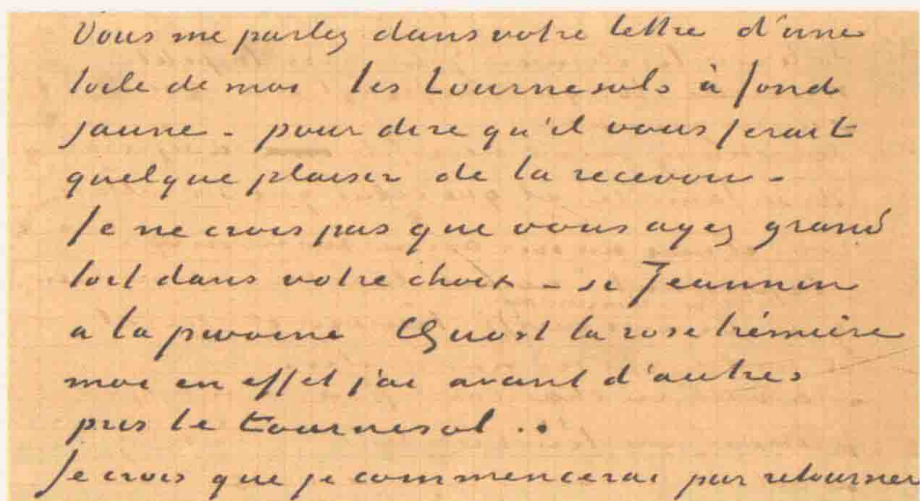
原版书鸣谢 231

前言

去年，我在伦敦参加新年晚会和一位来宾聊起了梵·高。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随即还说到他的一位朋友发现了一封艺术家的书信。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时，他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对居住在巴黎的夫妻，他们偶然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古董店里淘到了一本梵·高的旧书。这对夫妻把这本书买下后，没来得及细看就把它丢在了书架上，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们才想起它，把这本已落满灰尘的书从书架里翻了出来。

一张对折的纸片从书中滑落出来。纸上的字迹有些褪色很小，但还是依稀可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亲爱的朋友保尔·高更（Paul Gauguin）”，结尾的签名清楚地写着“Vincent”（文森特）。虽然这对夫妻觉得这张纸片或许是有些来历的，但他们还是把它重新夹回了书里。没过多久，这位在晚上结识的朋友在去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途中路过巴黎，于是这对夫妻就托他把这张纸片带去了梵·高美术馆。我的这位朋友从梵·高美术馆馆长汉·范·克里姆彭（Han van Crimpen）处得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封信是真迹且信中的三分之二内容曾在1906年保尔·高更的自传中出版过。¹尽管研究梵·高生平和作品的资料非常多，但这封信却提供了很多新的内容。

梵·高的书信为我们展现了这位艺术家创造性的生命历程，在这方面它们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家的信件，这些书信为研究梵·高的生活和艺术经历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视角。在梵·高现存的820封信件中，大部分是他写给弟弟提奥（Theo）的，剩下的则是给其他家庭成员和一些艺术家朋友的。在梵·高死后，他们都把这些信件视如珍宝。这封我在新年晚会上结识的朋友带到阿姆斯特丹的信是为数不多的失而复得的信件之一。



尽管没有注明日期，我们还是知道这封信写于 1889 年 1 月 21 日，刚好是在梵·高割下自己耳朵后的一个月。这起恐怖事件直接导致了高更从法国南部阿尔勒（Arles）不辞而别——这里也是两位艺术家一起工作过的地方。这封信记录了梵·高对两个月来他们一起在黄房子（Yellow House）生活和作画的感受，这里曾是他们的家和画室，也是一段充满激情的日子。这封信是保存下来的梵·高寄给高更的最后一封信。

1983 年春天，这封重新发现的信件被完整出版了，并在当年年底的巴黎拍卖会上，以高达 240000 法郎的竞价出售，当然现在的价格肯定会更高。² 2012 年，梵·高在阿尔勒的另外一些信件（其中一部分内容是高更后来添加上去的）以 445000 欧元成交。³

最终，我朋友重新发现的这封信被阿尔勒的拉图博物馆（Musée Réattu）买走，这座博物馆距离曾经的黄房子也就几百米，真算是物归原主了。在梵·高死后的很多年内，他所有的油画和素描都存放在这座城市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现在这张留有梵·高笔迹的纸片竟成为我们能够看到的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唯一痕迹。

图 1: 1889 年 1 月 21 日，梵·高给高更的信件摘录，拉图博物馆，阿尔勒（上）

图 2: 乔治·简妮，《花瓶里的芍药花》，1875 年—1890 年，布面油画，70×46cm，梵·高美术馆，阿姆斯特丹（对页左）

图 3: 恩斯特·科斯特，《花园里的蜀葵》，1885 年，布板油画，46×55cm，梵·高美术馆，阿姆斯特丹（对页右）

这本书的名字就取自这封写于 1889 年信中的一句话。尽管这封信中的大部分内容很早已被出版过，但令人费解的是信中一个很重要的片段竟然被莫名其妙地遗漏了（图 1）。高更曾问过梵·高是否愿意用“黄色背景的向日葵”和他自己的一幅油画交换。⁴梵·高，这位热衷于描绘静物的画家，非常激动地对高更说，他比较了自己的向日葵和另外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国画家的作品，他们也都是以描绘花卉著称的。

梵·高继续告诉高更：“我认为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说乔治·简妮（Georges Jeannin）擅长画芍药花，恩斯特·科斯特（Ernest Quost）专长画蜀葵，那么我，比起这两位来说，是真正属于向日葵的。”第二天，梵·高在给他弟弟提奥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当写给提奥的这封信被首次翻译成英文时，这句话被翻译得更加富有文采：“我心如葵。”⁵

梵·高和提奥都是乔治·简妮和恩斯特·科斯特的朋友，他们都住在蒙马特（Montmartre）附近。提奥甚至还把他们的画挂在自己的家里，包括简妮《花瓶里的芍药花》（Vase of Flowers）（图 2）和科斯特《花园里的蜀葵》（Garden with Hollyhocks）（图 3）。尽管这两位画家在当时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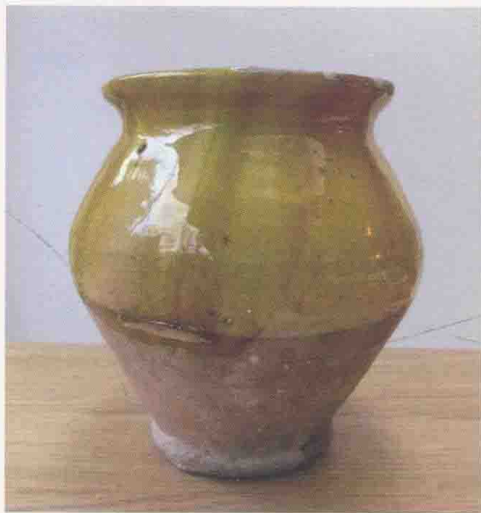


图4：梵·高向日葵油画中出现的19世纪法国南部的陶罐

们的静物花卉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这和日后梵·高向日葵所享有的盛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没有其他的花卉能够像梵·高和向日葵那样如此紧密地和一位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在那次新年晚会后不久，我去了一趟普罗旺斯（Provence），在那里的一家古董店里我注意到一个19世纪的陶罐，它非常像梵·高画中的陶罐（图4）。我在仔细端详它的时候，发现要将一束向日葵插在这样一个陶罐里是绝没有可能的。哪怕是在罐子里盛满水，它也无法支撑起几朵花，更不用说那张黄色背景中所画的15朵向日葵了。从这个容器较宽的开口来看，长枝的插花是根本无法直立起来的。

艺术史学家很少会去注意画中的这个简陋的罐子，但它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画家是如何创作这幅静物画的。画家不是一成不变地去描摹那些已经摆放在画架旁的现成静物，而是在自己的意识里将这两个元素很好地结合起来（也许会借用一个这样的空罐子，或是一个能够真正放得下这些花的容器）。

细心的观察总会有很多发现。几年前，我曾鉴定过一幅与向日葵系列有关的油画。当时，梵·高美术馆地下室里的一幅画让我产生了兴趣，这幅画被随意地命名为《戴红色贝雷帽的男子》（Man with a Red Beret）。1928年，它被登记在梵·高所画的高更肖像目录内，但几年后又被删除了，因为当时很多人怀疑它是伪作。最终，这张油画被扔进了储藏室。我询问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再仔细查看一下《戴红色贝雷帽的男子》，并希望能和他们的专

家一起研究这幅油画。美术馆的主管罗纳德·德·里乌（Ronald de Leeuw）其实也在怀疑这张画是否是一幅真迹，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其他馆员否定了。在仔细检查的过程中，我发现画中模特身上的很多特征——贝雷帽，嘴上的胡子，下巴的山羊胡，尤其是那个与众不同的鼻子——正是高更所具有的，甚至还包括那略带嘲讽的神情。

然而，最终靠什么可以证明这就是梵·高的画呢？尽管厚涂法（*impasto*）的作画风格鲜明，但真正关键的参考还是来自一份未出版的梵·高家庭清单，它是在提奥死后数月内整理完成的。⁶在一长串梵·高油画作品的清单中，第242号油画的标题上清楚地写着“高更”的名字。鉴于梵·高没有为他这位朋友画过任何作品，那么可以基本确定梵·高为高更所画的肖像就是这幅对应第242号的油画，一幅在地下室“饱受委屈”的作品。因为这幅肖像画是在提奥死后数月内一直由梵·高家庭保管的，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伪作。

这幅画的创作时间应该就在高更《画向日葵的画家》（*The Painter of Sunflowers*）（图35）的同一天。在12月寒冷的那天里，两位艺术家在黄房子的画室里相对画。我的这个发现在1996年被公布于众，5年后确认这幅小油画肖像是使用了一种不太常见的黄麻油画布（一种经常用来装运糖的麻袋）完成的，而这恰恰是梵·高和高更在阿尔勒使用过的。⁷当这个确凿的证据最终被确认后，梵·高美术馆开始售卖这幅重新被发现的《高更的肖像》（*Portrait of Gauguin*）（图37）的明信片了。

也就是在几个星期后，对一幅静物油画更多的最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它揭示了最终刺激梵·高割下自己耳朵的真实原因。在《洋葱》（第82页图39，局部）这幅画中描绘了很多物品，其中有一个信封。我觉得这个信封或许隐藏了一个重大的秘密，2010年当这幅油画被借到伦敦皇家学院（*London's Royal Academy*）展出的时候，我有机会近距离仔细查看了这幅画。这个信封的真正秘密被揭开了。

信封上的3张邮票表明了这封提奥写来的信应该是文森特在1888年12月23日收到的。而就在当天晚上梵·高用剃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进一步的调查证明提奥的来信透露了一个重大消息，他订婚了。文森特害怕失去弟弟的支持，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因此源

于这种恐惧而产生的刺激导致了他在数小时后的自残行为。在本书中有更多的关于这个故事的描述。

就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我查找到一份先前并未被人注意到的刊登在1888年12月26日《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上的报道（图5）。尽管早在几十年前，研究者就找到了阿尔勒当地报纸对这起自残事件的报道，但最先报道这条消息的还是来自巴黎的这份报纸——由此也说明这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确定，梵·高在巴黎的很多朋友是通过报纸获悉了这起事件的。这篇报道还记录了当时据说是梵·高把割下来的耳朵包好送到妓院时说的话：“拿着，它会有用的。”⁸

我应该提一下，在我研究向日葵系列时曾遇见过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位非常年迈的老太太告诉我她在1888年，也就是梵·高创作向日葵系列时，她曾卖过画布给梵·高。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詹妮·卡尔蒙（Jeanne Calment）确实是目前被证实的最长寿的人。1875年她出生在阿尔勒，1997年离世，终年122岁。当我遇见卡尔蒙夫人时，她告诉我，梵·高曾在她家开的布料店里买过油画布，那时这家店开在嘉姆贝塔街（Rue Gambetta）上。这很有可能，因为当时在阿尔勒唯有一家这样的手工作坊店。⁹ 卡尔蒙那年13岁，虽然对于工作而言，她还太小，但这倒也是可以帮家里做点事情的年纪了。让人觉得不太可信的是她居然还能在一百多年后记得那个荷兰人（哪怕是那时他耳部的伤痕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不管她所说的是否可信，长寿的卡尔蒙确实是很神奇地把我们同梵·高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联系在了一起。

最后，我要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书。主要内容当然是围绕这幅伟大的黄色背景的向日葵静物画《十五朵向日葵》（Fifteen Sunflowers）（图24），如今它静静地陈列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内（National Gallery in London）。这幅画的图像是如此泛滥，以至于我们很难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它，这当然是因为麻木而导致的。正如梵·高自己所说，他的向日葵作品的艺术价值在于“你看得越仔细，其中的内容就越丰富。”¹⁰

本书的上部着重讲述了梵·高是如何发现向日葵，并最终把它确定为自己的绘画主题的。当梵·高在1886年来到巴黎后，他在不经意间注意到了这些生长在蒙马特山坡上的向日葵，最初他用鲜亮的颜色在自己的风景画上描